



[英] 柯南道尔 著 刘振鹏 主编

# 福尔摩斯

## 探案全集 5

辽海出版社



# 福尔摩斯

## 探案全集

（此处文字模糊，无法准确识别）

[英] 柯南道尔 著 刘振鹏 主编

# 福尔摩斯

## 探案全集 ⑤



辽海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著;刘振鹏 主编-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451-0928-3

I. ①福… II. ①柯…②刘… III. ①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5783 号

责任编辑:段扬华

责任校对:顾 季

封面设计:马寄萍

---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110003

电 话:024-23284469

E-mail: dyh550912@163.com

印刷者:北京德福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发行者:辽海出版社

---

幅面尺寸:145mm × 210mm

印 张:30

字 数:880 千字

---

出版时间:2010 年 10 月第 3 版

印刷时间: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9.60 元(全六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言

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形象自阿瑟·柯南道尔笔下诞生至今已风靡世界百余年。对于全世界无数的福尔摩斯迷来说，他们丝毫不怀疑福尔摩斯存在的真实性。自从阿瑟·柯南道尔 1887 年赋予福尔摩斯生命之后，这个身材瘦削、有着钩鼻、头戴猎帽、肩披风衣、口衔烟斗的人就永远活在了人们的心中。

福尔摩斯虽然是阿瑟·柯南道尔笔下塑造的人物，但能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因为他以最有趣、最引人的手法，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引起共鸣：人们都有探索黑暗与未知的好奇，也都有找出真相、伸张正义的向往，人们都希望具备超人智慧，能先知先觉地解决难题，也都希望在零乱纷扰的疑团中抽丝剥茧地理出逻辑。就在事实与想象里、在假设与证据间、在科学理论与小说创作下，人们心中都有福尔摩斯的影子！福尔摩斯的冷静、智慧和勇气，在悬疑紧凑的故事情节里是最值得玩味的。他敏锐的观察力和缜密的推理分析是破案的关键所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种鉴识科技应运而生，为侦案工作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帮助，但这位神探的博学多闻、细心耐心、追求真理、坚持原则的特质，应该是这套书背后所要传达到的重要含义。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结构严谨，环环紧扣，故事情节惊险离奇，引人入胜。为了忠实于原著，我们在翻译本书时尽量做到保持原著文字的完整性。



## 目 录

|                   |    |
|-------------------|----|
| 七、奇怪的斯台普顿 .....   | 1  |
| 八、华生的第一份报告 .....  | 9  |
| 九、华生的第二份报告 .....  | 14 |
| 十、华生日记摘抄 .....    | 26 |
| 十一、岩岗上的神秘人 .....  | 32 |
| 十二、沼泽地的惨剧 .....   | 41 |
| 十三、设网 .....       | 50 |
| 十四、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 | 58 |
| 十五、回 顾 .....      | 65 |

## 恐 怖 谷

|                     |     |
|---------------------|-----|
| 第一部 伯尔斯通庄园的惨案 ..... | 72  |
| 第二部 死酷党人 .....      | 122 |



## 七、奇怪的斯台普顿

第二天清晨的美景扫除了我们心头的阴霾。当我们坐下吃早饭的时候，早晨明媚的阳光透过窗玻璃散射成一片柔和的光芒，金色的阳光将深色的护墙板照得发出青铜色的光辉；很难相信这就是昨晚那令人压抑的房间。

“我想是由于我们长途跋涉，心情疲惫，因此对这房子的印象不太好。但现在一夜的休整使我们神清气爽，所以感到愉快。”亨利爵士说。

“可是，这不仅仅是想像的问题，”我答道，“例如，昨晚您是否听到一个女人的哭泣？”

“真是奇怪，我在半睡半醒的时候确实听到过哭声。我等了很久，可是再也听不到了，因此我就肯定了那是在做梦。”

“我听得清清楚楚，我敢确定那是女人的哭声。”

“咱们必须问清楚这件事。”他摇铃叫来了白瑞摩，说出我们的疑问。我看得出，这个总管听到这个问题后，面孔变得更加苍白了。

“亨利爵士，在这房子里只有两个女人，”他回答说，“一个是睡在对面厢房里的女仆，另一个是我的妻子。可是我保证，昨晚她睡得十分安稳。”

但没想到他竟说了谎话，因为早饭过后，我在长廊上巧遇了白瑞摩太太。这个女人身材高大，肥胖，面无表情，阳光照在她脸上，映出嘴角上严肃的表情和一双红肿的眼睛。由此可看出，她昨晚一定哭过。她丈夫一定知道她为什么哭，可是他却宁愿被人发现也不承认。为什么呢？她又为何哭得如此伤心呢？在白瑞摩周围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第一个发现查尔兹爵士尸体的是他，我们也是从他那儿得到事情的有关情况。难道摄政街马车里的那个人就是白瑞摩？但马车夫却说是个身材矮小的人，这是不符合的，只有胡须是相同的。又如何确定呢？看来，首先该确定那封试探性的电报是否真的交到了白瑞摩的手中。但不管结果怎样，都该让福尔摩斯知道这件事。

早餐之后，亨利爵士要看一些文件，因此我利用这段时间出门去。我沿着沼泽地边缘走了四英里，走到一个偏僻的小村子，一打听才知道村中最大的两座房子一个是客栈，另一所是摩梯莫医生的家。而本村的食物杂货商，也就是邮政局长，他对那封电报记忆犹新。

“我敢肯定，先生，”他说道，“我是完全按照指示叫人将那封电报亲自交





给白瑞摩先生的。”

“谁送去的？”

“是我的孩子。杰姆士，上星期是不是你把那封电报送交白瑞摩先生的？”

“是的，爸爸，是我送的。”

“是他亲自收下的吗？”我问道。

“啊，当时他正在楼上，所以我没有见到他。可是，我把它交给了白瑞摩太太，她答应说马上就送上去。”

“你看到白瑞摩先生了吗？”

“没有，先生，我说过当时他在楼上。”

“你并没有看到他，又怎么能确定他在楼上呢？”

“噢，他的妻子当然知道他在哪儿啊！”邮政局长有些愠怒地说道，“难道他没收到那份电报？即使是这样，也应该是白瑞摩先生自己来质问啊。”

看来，福尔摩斯的妙计并不能证明白瑞摩一直呆在庄园。假设他是最后见到查尔兹爵士的人，就是跟踪亨利爵士的人，那又怎样呢？他是主谋还是受他人指使呢？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那封剪贴成的警告信是他做的吗？还是有人要揭穿他才做的？惟一可以想像的是如果庄园的主人被吓跑的话，他们夫妇就能拥有一个舒适的永久的家了。可是这样简单的原因似乎不能形成如此一个错综复杂的阴谋。福尔摩斯也说过，他从未碰过如此复杂的案子。走在灰白而孤寂的道路上，我心里默默祷告我的朋友能尽快赶到这里，让我不再担负如此沉重的责任。

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连连呼唤我名字的喊声打断了我的冥想，我想一定是摩梯莫医生。但一转身我惊奇地发现，叫我的竟是一个身材矮小瘦削、面净无须、相貌端正的陌生人。他大约三四十岁，淡黄色的头发，下巴尖瘦，头戴草帽，身穿灰色衣服，一只薄薄的材料标本匣挂在肩上，手里还拿着一把绿色捕蝶网。

“华生医生，希望您能原谅我的冒昧无礼，”当他喘着气跑到我跟前的时候说道，“这片沼泽地里的人们就像是一家人，见面时不用正式的介绍。我想摩梯莫医生一定向您提过我，我就是梅利瑟的斯台普顿。”

“从您的木匣和网我已经猜出来了，”我说道，“因为斯台普顿先生是一位生物学家。但您是如何认识我的呢？”

“刚才您经过摩梯莫医生窗户的时候，我正在拜访他，所以他就指给我看了。我看咱们同路，于是就追上您做个自我介绍。呃，亨利爵士还好吧？”



“谢谢您，他很好。”

“查尔兹爵士惨死之后，我们都一直担心没有人愿意住在这里呢。确实，让一位贵族屈尊在这样一个偏僻之地实在不太合适。但，这对此地来说，却是关系重大。我想亨利爵士心里不会对那个传说有恐惧感吧？”

“我想不会吧。”

“关于那个魔鬼般的猎狗的传说您一定听过吧？”

“我听说过了。”

“这里的人们真是太迷信了！他们每一个人都发誓说在沼泽地里亲眼见过那个怪物。”虽然他是笑着说的，但从他的眼中我似乎看出对这件事他也很认真，“这件事对查尔兹爵士的心理影响很大。我可以肯定，这件事是酿成悲剧的直接原因。”

“怎么会呢？”

“他高度紧张的神经使他一看到狗就有心脏病复发的危险。据我估计，那晚在水松夹道，他是看到了什么令他害怕的东西。我非常喜欢那位老人，又知道他有很重的心脏病，所以我过去一直担心会发生什么灾难。”

“您怎么会知道这一点呢？”

“是摩梯莫告诉我的。”

“那么，您认为查尔兹爵士是被一只追他的狗吓死的吗？”

“我想不出更好的解释了，您认为呢？”

“我还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呢？”

这句话顿时使我屏住了呼吸，可是从斯台普顿平静的表情和沉着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并非故意要让我惊讶。

“华生医生，我们不可能假装不认识您，”他说道，“在这里我们早已看到了您撰写的探案集子了，而且您也不可能在赞扬您朋友的同时，却使自己默默无闻。摩梯莫也无法否认您的身份。现在您在这儿，就证明福尔摩斯先生对这件事也很感兴趣，而我当然想知道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了。”

“恐怕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冒昧地问一下，他能否赏光亲自来这儿呢？”

“由于还有其他案子，目前他还不能赶来。”

“太可惜了！也许只有他才能找到些线索。在您调查的过程中，如果要我帮忙的话，请尽管找我好了，也许我会给您些建议和协助呢。”



“请您相信，我到这里不是调查，只是拜访一下亨利爵士，因此我想我是不需要任何协助的。”

“好啊！”斯台普顿说道，“您是应该小心谨慎些的。我的多嘴多舌应该受到惩罚。我向您保证，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走过一条狭窄荒芜的小道，我们迂回地穿过沼泽地。右侧陡峭的小山在年前已被开采成石场，前面是缝隙里长着羊齿植物和荆棘的暗色的崖壁；一抹灰色的烟雾浮动在远处的山坡上。

“顺着这条小径走一会儿，就到梅利瑟了，”他说道，“希望有空去坐坐，我很想把您介绍给我妹妹。”

我本应陪着亨利爵士，但想到那满桌的文件和证券我根本帮不上忙，而且福尔摩斯还交代过要考察一下沼泽地上的邻居，因此我就接受了斯台普顿的邀请。

“这片沼泽地是十分奇妙的地方，”他一面说，一面环顾四周。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平地就像是绿色海洋，星罗棋布的花岗岩山尖宛如一段飞溅的奇形怪状的水花，“这片沼泽地的广大、荒凉和神秘会永远地吸引着您。”

“那么说，您对沼泽地一定十分了解了？”

“我刚刚迁来两年，当地居民还称我为新来的呢，我们来的时候，查尔兹爵士也刚在这里住下。浓厚的兴趣促使我观察这里的每个地方，很少有人能比我更清楚这里了。”

“要想了解这里是很难的事吗？”

“很难。比如，您看北面那个中间有几座小山的大平原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这倒是个少有的策马扬鞭的好地方。”

“很多人都会这样想，这种想法已葬送了无数条生命了。您看得见那些密布着嫩绿草地的地方吗？”

“是啊，那地方看起来要比别处更好些。”斯台普顿大笑起来。“那就是大格林芬泥潭，”他说道，“无论人畜，在那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丧命。昨天我还看到一匹小马跑了进去，它再也没有出来。虽然它仍挣扎着从泥潭里探出头来，但仍陷进去了。即使天气干燥，那里也是危险的。如果再下上几场秋雨，就更可怕了。但我能找到安全穿过泥潭的道路。看！又有一匹可怜的小马陷进去了。”顺着他指的方向，我看到一个棕色的马头向上挣扎着，发出痛苦的长嘶，那绝望的嘶叫回荡在沼泽地里显得那般恐怖。瞬间我觉得浑身冰凉，可是



斯台普顿的神经似乎比我要坚强些。

“完了!”斯台普顿说道,“泥潭已经把它吞没了。两天之内就葬送了两匹,不知以后还会有多少马陷进去呢;在干燥的天气里,它们已习惯到那里去,它们只有陷进去的时候才知道那里在干旱和雨后的不同。大格林芬泥潭真是魔鬼之地。”

“但是您说过您能穿得过去呀?”

“是啊,我已经找到一条只有动作灵敏的人才能通过的小路。”

“可是,为什么您想走进这种死亡之地呢?”

“啊,您看到那边的小山吗?它们就像是被这恐怖的泥潭隔绝已久的小岛。如果您能设法到达那里,您就会发现那里生活着稀有植物和蝴蝶。”

“哪天我也去碰一碰运气。”忽然他脸上带着惊讶的表情望着我。

“请求您一定要放弃这个念头,”他说道,“那样就等于是我杀了您。我敢说您一定会有危险的,是极为复杂的地面标志让我能顺利通过的。”

“天哪!”我喊了起来,“那是什么?”整个沼泽地充满了长长的、凄惨无比的低低的呻吟声,但无法分辨出发自哪里。这声音由模糊的叫声变成低沉的怒吼,最后又转为忧伤而有节奏的呻吟。斯台普顿好奇地望着我。

“沼泽地真是个奇怪的地方!”他说道。

“这究竟是什么?”

“人们说是巴斯克维尔的猎狗在寻找猎物。我以前虽然也听过,但这次的声音最大。”

我心里害怕得直打冷战,不安地环顾这起伏不平的原野。旷野上除了有一对大乌鸦的叫声外,别无动静。

“您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想必不会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吧?”我说道,“依您看这种奇怪的声音是什么动物发出的呢?”

“泥潭的污泥下沉或地下水冒出都会发出奇怪的声音,或者有别的原因。”

“不,不,那是动物发出来的声音。”

“啊,也许是。您听过鹭鸶叫吗?”

“没有,从来没有听过。”

“在英伦这是一种濒临绝种的鸟,可是沼泽地里也许还有。也许刚才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它发出来的,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在我的一生中没有哪种声音能比这声音更奇怪恐怖的了。”

“是啊,这里真是个神秘莫测的地方。请看小山那边,您知道那些是什么



吗？”在陡峭的山坡上有二十多堆用灰色石头围成的圆圈。

“是羊圈吗？”

“不，那是祖先们居住的地方，史前时期沼泽地里的住户很多。但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住在那里，所以这些房子还保持着原样。如果您出于好奇走进那没有屋顶的小屋，还会看到炉灶和床呢。”

“规模很大，像个市镇。在什么时候还有人住过呢？”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确切年代不可考。”

“他们那时干些什么呢？”

“他们在这些山坡上牧放牛群，在青铜制的刀代替石斧之时，他们就已学会了开采锡矿。对面山上的壕沟就是开采的遗迹。是的，华生医生，您会发现沼泽地有许多很特别的地方的。噢，对不起，请等一会儿！一定是赛克罗派德大飞蛾。”

一只不知是蝇还是蛾的东西翩翩飞过了小路，而斯台普顿以罕有的力量和速度扑了过去。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的朋友挥舞着绿色的网兜，在一簇簇的小树中跳跃着竟向着大泥潭而去。他纵跳、曲折前进的动作，配以灰色的衣服，使他本身就像一只大飞蛾。我既羡慕他异常敏捷的动作却又担心他不小心陷入神秘可怕的泥潭，只能怀着复杂的心情望着他。

一阵脚步声引得我转过身，看到不远的路边有一个女子。看得出来她是由梅利瑟的方向而来，因为一直被沼泽地的洼处遮着，所以直到她走得很近时我才发现。我相信这位就是我曾听说过的斯台普顿先生的妹妹，因为在沼泽地里女性很少，而且听说她是个美人。正走过来的这个女人的确是美丽的，这是我见过的相貌相差甚远的一对兄妹。斯台普顿的肤色适中，头发是浅色的，眼睛是灰色的；而她的肤色是我见过的英伦女人中最深的，身材修长，仪态万方。她生就一副高傲而美丽的面孔，端正的五官配上性感的双唇和美丽的黑色双眸，显得那样热情。她那完美的身段和高贵的打扮，使她宛如沼泽地上的一个精灵。我转过身时她正看着她的哥哥，然后快步向我走来。我摘下帽子刚想说话却被她的话震慑住了。

“回去吧！”她说道，“马上回到伦敦去，立刻就走。”我吃惊地愣在原地，不解地盯着她。她的眼宛如两小簇火焰，一只脚焦急而不耐烦地拍打着地面。

“为什么呢？”我问道。

“我无法解释。”她的声音低微而恳切，好像有点儿大舌头，“但看在上帝的面，按照我说的去做吧，再也不要到沼泽地来。”



“为什么呢？”

“您这个人哪，您这个人哪！”她叫了起来，“难道您还看不出来这是为您好吗？回伦敦去！今晚就动身！不管怎样都不要回来了！嘘，我哥哥来了！我说过话，一个字也不要提。您能把那支兰花摘给我吗？沼泽地上的兰花很多，但很可惜您来得太迟了。”

斯台普顿已经放弃了那只飞蛾，转了回来，面孔涨红地大口喘着气。

“啊哈，贝莉儿！”他说道，但听起来那语调并不热忱。

“啊，杰克，你很热了吧？”

“是啊，想捕一只很稀有的大飞蛾，却没捉到，真可惜！”他说话时，好像漫不经心，但他明亮的小眼睛不停地在我和那女子脸上转来转去，“我看得出来，你们已经互相介绍过了。”

“是啊，我正告诉亨利爵士他错过沼泽地最美丽的时候了。”

“啊，你以为这位是谁呀？”

“一定是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不，不对，”我说道，“我只是爵士的朋友，一个普通人，华生医生。”

她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似乎有些懊恼。“我们竟在误会之中谈起天来了。”她说道。

“啊，没关系，你们并没有聊多久。”斯台普顿说话时仍露出怀疑的眼光。

“我把华生医生当做本地人一样和他谈话，”她说道，“对他说来，兰花的早晚是没多大关系的。但您一定要看看我们在梅利瑟的房子。”

没走多远，我们到了一所独立的房子，在繁荣的时期，这是个农舍，现在修理过后，已成为一幢新式住宅了。房子的四周是一片果园，但果树同沼泽地里别的树一样矮小而发育不良，整个环境显得很阴晦，一个衣着陈旧、干瘦怪异的老男仆接待了我们。从大屋子内整洁、高雅的布置可以看出那位女士的爱好。我望向窗外，看到那古怪的沼泽地绵延不绝地向地平线延伸而去。我不禁感到奇怪，为什么这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子和如此美丽的女子会住在这里呢？

“很奇怪的地点，是不是？”他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但我们过得很快乐。不是吗，贝莉儿？”

“很快活。”她说道，但听起来却很勉强。

“我从前在北方办过一所学校。”斯台普顿说道，“虽然那种工作使我这种性格的人感到枯燥无味，但能够用个人的品行和理想去教导年轻人，和他们住在一起，帮助、培养他们，这是很可贵的。但倒霉的是，一场严重的传染病夺





去了三个男孩的性命，使学校大伤元气，因此，我损失了大笔资金。但正因为不能再享受这种快乐，所以对这件不幸的事一直不能忘怀。我发现这里有无穷无尽的材料可供我研究，而且我妹妹和我一样深深地爱着大自然。华生医生，从您的表情中可以看出，您已经明白这一切了。”

“我是已经想过了，但这里的生活可能不太适合您的妹妹，对您倒会好些。”

“不，不，我从不感到枯燥。”她赶快说道。

“我们有书相伴，还有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有有趣和善的邻居。摩梯莫医生在他的领域里是最有学问的！可怜的查尔兹爵士也是很好的伙伴。我们相交甚深，因此对他十分怀念。如果我今天下午去冒昧造访巴斯克维尔庄园，您认为如何？”

“我敢说，见到您他一定会高兴的。”

“那么，就请您帮我跟爵士提一下。希望他初来乍到之际，我们能为他提供一些方便。华生医生，您愿意上楼看一看我所收集的鳞翅类昆虫吗？我想那包括了英伦西南部的所有品种了。等您看完就差不多可以吃午饭了。”

可是我急于要回去看我的委托人了。神秘的沼泽地，可怜的小马和与那可怕的猎狗有关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凄惨。只有斯台普顿小姐的警告仍清晰可闻。她那诚挚的态度使我不能怀疑其后必然有十分严肃的理由。我谢绝了他们留我吃午饭的好意，立刻踏上来时的小路。可能有捷径，当我还没走上大路时，我竟意外地发现斯台普顿小姐已坐在路旁的石头上。她双手叉腰，脸上由于剧烈的运动泛起红云。

“为了截住您，我连帽子都没戴就一口气跑来了，华生医生。”她说道，“我不能在这里久留，否则我哥哥会寂寞的。我为自己犯的愚蠢的错误向您致歉，我竟以为您是亨利爵士。请忘掉我所说的话吧，那与您并无关系。”

“但我是忘不掉的，斯台普顿小姐，”我说道，“作为亨利爵士的朋友，我非常关心他的安危。告诉我吧，为什么您会急切地让亨利爵士回到伦敦去呢？”

“不过是女人的一时冲动，华生医生。如果您更深入地了解我，您会发现我的一言一行都是毫无缘由的。”

“不对，不对。您那发抖的声音和眼神我记得很清楚。请坦率地告诉我吧，斯台普顿小姐，我一到这里，就感到生活变得像泥潭一样神秘莫测，没有人能为我指一条出路，请告诉我您究竟用意何在，我一定会转告给亨利爵士的。”她脸上流露出犹疑不定的表情，但最后她似乎决定了什么。



“您想得太多了，华生医生，”她说道，“查尔兹爵士的不幸令我哥哥和我非常震惊。这位老人喜欢到我们这边散步，因为我们与他交往很深。那个传说对他影响很深。出事后，我更感到这是空穴来风。所以当这家族又有人来的时候，我为那可能到来的危险而担心，所以才提出警告。”

“可是，您说的危险是指什么呢？”

“我想您一定听过那猎狗的传说。”

“我不相信这种传言。”

“可是我相信。如果亨利爵士听您的劝告，就请您让他远离这个噩梦吧。天下这么大，为什么他偏住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呢？”

“正因为这是个危险的地方，他才到这里来住的，这就是亨利爵士的性格。除非您能说出更有说服力的原因，否则，他是不可能离开的。”

“我只知道这些，还能说些什么呢？”

“那请问斯台普顿小姐，如果您只想告诉我这些话，为什么要避开您哥哥呢？这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呀？”

“我哥哥认为庄园如果有人住会对沼泽地的穷人们有好处，如果他知道我让亨利爵士离开的话，一定会十分不高兴的。现在我能说的只有这些了。我必须回去了，否则我哥哥会怀疑的。再见吧！”她急速地转身走了，很快消失在乱石之中。留下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无奈，我只好在巨大的恐惧追逐下，匆匆地赶回巴斯克维尔庄园。

## 八、华生的第一份报告

现在，我要按时间顺序，把我随时放在桌子上的写给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信件抄录下来。虽然遗失了一篇，但现在我写的绝对符合事实。这些可悲的事件给我的印象很深，而这些信则能很准确地表达我当时的感觉。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

由我以前发的信和电报，你可能已了解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在这里呆得越久，沼泽地那可怕的魔力就会更深地渗入到你的心灵。在这里，根本看不到近代英国的丝毫的痕迹，却到处都能看到史前人的房屋和劳动成果。在散步的途中，你会看到许多古老的房屋以及先人的坟墓和一些标明庙宇所在的粗大石柱。当你在斑驳的山坡上看到那些用灰色岩石建成的小屋的时候，你会忘记现





在的年代，即使你看到了一个身披兽皮的原始人和手里的燧石弓箭你也不会感到惊奇。奇怪的是他们竟会如此稠密地住在这贫瘠的土地上。虽然我不是考古学家，但我能想像出他们之所以居住在这别人避之惟恐不及的地方，是为了躲避蹂躏和争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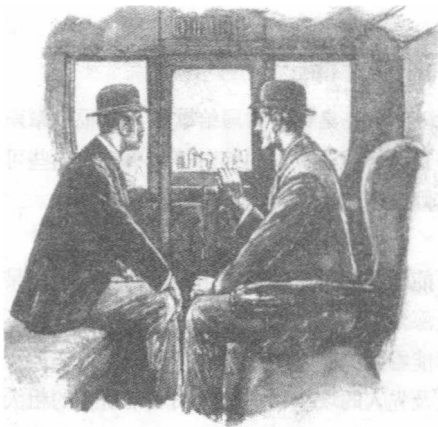
显然，这些与案件无关的东西对你讲求实际的性格来说，未免有些乏味。我还记得你根本不关心太阳和地球到底是谁围着谁转。所以还是回到正题吧。

前幾天没有什么特殊的事发生，所以没有向你报告。但后来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我会全部告诉你。首先，向你介绍一些相关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我很少谈到的沼泽地的那个逃犯。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逃离此地了，这对分散居住的人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在他逃跑的两个星期里，没有任何消息。很难想像他会一直呆在沼泽地里。当然他可能藏在任何地方，但他没有什么可吃的，因此才认为他逃走了。

我们四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住在一起，所以我们能很好地照顾自己，但我十分担心斯台普顿一家。他们住的离别人很远，家中只有兄妹二人和一个女仆以及一个很老的男仆，而斯台普顿本人也不很强壮。如果他们落在那个亡命徒手中，会很危险的。亨利爵士和我都很关心他们，并建议马夫波金斯到他们那边去睡，可是斯台普顿却根本不在意。实际，准男爵已对那位女邻居产生感情了，这丝毫不足为奇。他好动，在这种无聊的地方碰见一个动人的美女，怎能无动于衷呢？她身上有一种热带的异国情调，与她哥哥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照，但别人也能感觉到他内心潜藏着烈火似的情感。他能左右她的意愿，我曾

看到她说话时不时地看着他，似乎在征得他的同意。我相信他待她很好。他二目如电，嘴唇薄而坚定，这些特点暗示着一种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个性。怎么样，你认为他是个有趣的研究对象吧？

我们到达的第一天他就拜访了巴斯克维尔，次日清晨，他领我们去看那个关于放荡不羁的修果的传说的事发点。我们在沼泽地里走了





好几英里才到达那儿。那个地方太阴森可怕了，易使人触景生情，编出那个可怕的故事来。在两座布满乱石的山岗中间是一条不长的山沟。我们沿着山沟走过去，来到一片广阔多草的旷地，地上长满白棉草，两块巨大的石头屹立在空地上，顶部正风化成尖状，像巨兽的獠牙。这景物与传说中的悲剧的情景极其相似。亨利爵士很感兴趣，多次问斯台普顿是否相信鬼真的很能伤害人类，他说时，显得心不在焉，实则非常在意。斯台普顿小心地回答，尽可能地少说，好像怕影响准男爵的情绪，他不愿把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他说了一些事情，说有些家庭也曾遭受过恶魔的侵犯，我们认为他对奇怪事物的看法与常人相同。

在归途中，我们在梅利瑟吃了午饭，亨利爵士和斯台普顿小姐从此结识。他对她似乎是一见钟情，而且我认为他们彼此互相爱慕。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还多次提到她。自那日起，我们几乎天天和那对兄妹见面。今晚他们在这里吃饭时还曾谈及我们下周末去他们家的问题。通常人们会认为，这样互相倾慕的一对如果结合，斯台普顿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可是我已多次注意到，当亨利爵士对他妹妹稍加注视时，斯台普顿的脸上就露出极为强烈的反感。他当然爱他的妹妹，他的生活如果没有她，就会孤苦寂寞，但他如果因此而破坏她美好幸福的婚姻，那也未免太自私自利了。我能肯定，他并不愿意他们的亲密感情发展成为爱情，而且我还多次发现过，他竭力避免使他俩有独处密谈的机会。嗯，你曾指示过我，永远不许亨利爵士单独外出，这太难办了！我们本来已有种种困难，再加上爱情问题……如果我完全按照你的命令去做，那我就可能会变成不受欢迎的人了。

那一天——确切的日期是星期四——摩梯莫和我们一起吃饭。他在长岗发掘了一座古墓，弄到了一具史前人的头骨，他为之兴奋不已。我从未见过如此执著的热心人！随后斯台普顿兄妹也来了。在亨利爵士的请求下，心地善良的医生就领我们到了水松夹道，讲述了查尔兹爵士身亡的那天晚上发生的全部经过。这次散步既漫长又乏味。水松夹道两旁长满高高的剪齐的树篱，还各有一块狭长的草地，尽头有一株破旧不堪的凉亭。那扇开向沼泽地的小门正在中间，是一扇装有门闩的白色木门，老绅士曾在那儿遗留下雪茄烟灰，外面就是广阔的沼泽地。你对此事的见解我还记在心中，我也暗自揣度事情发生的全部经过，或许是当老人站在那里的时候，突然有个莫名的东西穿过这沼泽地向他跑过来，老人被吓得胆战心惊，慌乱地跑起来，直到因恐惧和力竭而死亡。他就是沿着那长长而阴暗的夹道奔跑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跑呢？是看到了沼泽